

心灵点击

莫问远方有多远

□ 王纯

小时候，我跟着母亲去城里的表姨家走亲戚。母亲牵着我的手，走了很久很久，我不停地问我：“快到了吗？还有多远？”母亲安慰我说：“快了，快了！”我走几步，再问：“快到了吗？”很快，我筋疲力尽了，可表姨家仍然没到。

避，再不肯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远方有多远。而母亲呢，依旧是不管多远的路都不怕，迈开脚步就走。她还是那句话：“走着走着，就到了。”多年后，我重新回味母亲的话，觉得真是很有禅意。“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远，只管朝前走，走着走着，就到了。”我之所以感到累，除了年龄小，更主要的原因太过关注远方有多远，总想尽快到达目的地，但脚下的步子却快不起来，这种心理上的恐惧、茫然、失望，让我丧失了勇气和信心。而母亲呢，不去关注目的地，只管走好脚下的路，所以她不会感到累。

制定了目标：两年之内一定要拿到本科学历证书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开始紧张地准备考试。过了一科后，我翻翻剩下的科目，摇头叹气说：“还有这么多科，太难了！”好不容易过完了三科，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半了。我还是总盯着剩下的科目，有时还会用手掂掂那些书的分量，暗想：“哪辈子能过完所有的科目呢？”工作、生活本来就够累人的了，再加上自学考试，简直要累死人。后来，我终于撑不住了，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计划。

本科毕业证。我欣喜极了，走着走着，真的走到了春暖花开的彼岸！  
写作以后，经常有文友和我探讨写作的情况。很多文友为自己制定了高远的目标，每天都总结离目标又近了多少。但很多时候，目标是那么遥不可及，人就像蜗牛一样一点点向前爬，我们前进的步伐太慢，而远方又太远。走着走着，就感到自己力不从心，原来的百倍信心也一点点丧失了，几欲放弃。  
我对他们说：“莫问远方有多远，只管从从容容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路就宽了，花就开了，目的地就到脚下了。”  
远方，是我们必然会抵达的驿站。莫问远方有多远，只要我们一直向前，总有一天会与一个远方不期而遇。

尘世走笔

草木有本心

□ 杏儿

去年秋冬，朋友送我盆海棠，红色的花，紧紧密密，含蓄含蓄，我深深恋上这颜色，浓淡适宜的花。冬室内没有暖气，我在阳光正好的正午搬它晒太阳，呵护了它整整一个冬天，它也温暖了冬日的清冷。  
来年春天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叶子一片片枯萎，凋落的我有点心疼。同事说扔了吧，都蔫了。我还是有点不舍，就把它放在了杂物间，时间长了，就有些淡忘了，连浇水也不再及时。

某一日去杂物间取东西，突然发现土质干裂的海棠花根部，居然有片小叶子悄悄破土而出，看着单薄的小叶子，想像它日日夜夜顽强生长，我竟没有注意到，更别说给它浇一次水，松一下板结的泥土，晒一日温暖的阳光了，顿时心生惭愧。

想起唐人张九龄有诗云：“兰叶春葳蕤，桂华秋皎洁……草木有本心，何求美人折。”原来，草木非人，却也有“心”。兰逢春而葳蕤，桂遇秋而皎洁，是源于草木的本心，并不是为了要博得美人的青睐。

我瞬间明白，海棠花不因我的欢喜精致开放，也不因我的忽略放弃生命。它们都顺应着自己的“本心”，寂静欢喜，默然生长。

其实，每个人与生俱来也都有草木的“本心”，无关名与利，无关赞与贬。只是不知从何时起，“本心”渐渐被各种欲望所诱惑，所遮蔽。滚滚红尘里，为名利奔波忙碌，戴着各种面具，穿梭于人生舞台，日复一日，物质生活丰厚了，内心世界却千疮百孔。

人若如草木，记得“本心”，生活一定会轻松很多。就像默默无闻却能傲视风雨，自强不息生长在山间路旁的草木，不理睬世人关注和赞赏的目光，率性不张扬，不与风争鸣，不与日争荣，自由自在诠释生命的充盈。

如果有一天，我们能与植物谈心，我敢肯定，一棵树绝不会因为装了权贵富豪的家因而沾沾自喜，一枝花也绝不会因为插进高档瓷瓶而沾沾自喜。或许，它们会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，请保持一颗自在心，去享受阳光雨露！

我们总是希望得到身边每个人的认可，于是大多数时候活在别人的目光里，用他人的标准校正自己。其实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风，都有闪光之处，无论是做一棵参天大树，还是成为一株柔美小草，都做好自己，活出本性。

回归简单淡定的“本心”，忠于自己，忠于心灵。人本是人，不必刻意去做人；事本是事，无须精心去处事。不忘初心，方得从容。

四季心情

寒花正开

□ 孙俊玲

周末阳光不错，约了好友静一起爬山，刚一下车，就有花香扑面而来，只见山道旁，丛林中，墙根下，石缝里……一朵朵，一簇簇，挨着，挤着，满满地盛开，一阵窃喜，原以为菊花早谢了，莫非是在等我？我不来，它不敢败。头上是蓝得可爱的天，周身是浓郁的花香，阳光暖暖地照着脚下的石阶。两个人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走着，说红顶，说蜗居，说红高粱，说人生……不知不觉就到了山谷顶，好友把身做成喇叭状，对着山下大喊：“喂……”山谷中回响着她天籁般的声音。我诧异一向人如其名的她，今天怎么跟个孩子似的？

进得庙院，本想去佛前一拜，却发现庙门虚掩，一个和尚打扮的正帮几个民工修着侧殿的台阶，还是不打扰他们吧，心到就好。山墙一隅，是一小片菜地，一棵棵青菜萝卜纤尘不染，嫩得让人忍不住想掐一片叶子吃。莫非，这些菜也得了佛法？

通往后山有一凉亭，周围四根红漆柱子上，被那些好留名姓的游客弄得斑驳不堪，他们怎知修建者的艰辛？我叹了口气，我佛慈悲，请饶恕他们的无知吧。

倚着亭前的栏杆，南面是巍巍万安山，苍茫云海下，有几只大雁叫着掠过山头。静站在亭下遥望着，风吹起了她身上宽大的披肩，像一只欲飞的蝴蝶。

闲谈中，静说起了小时候上山大人让背砖头的事，怕一次拿两块砖头背不到山顶，她母亲就说，尽你最大的能力，哪怕只是背到半路就放下了，也为那些建造者们省下了一半的路程，也是有功的。我思量着她的话，也感叹着她母亲的智慧。

她还讲起了自己这这些年的遭际，没想到一直把微笑挂在嘴角的她也有那么多坎坷。当我投去爱怜的眼光时，却见她正出神地凝视着一棵淡紫色如风铃般的小花。“越是苦寒，越是要坚强地开出花来！”她像是对我说，又像是自言自语。一直以为紫色是高贵的象征，却不曾想它竟然摇曳在这冬日寒山之上，荆棘丛中。

满山的花，香了满山，香了衣襟，闭上眼，深深地吸口气，醉在这冲天香阵中，竟不知自己是人还是仙？只是花海如潮，竟不见一只蝴蝶或者蜜蜂，是嫌寒蕊香冷？是花心苦凉？我不想说：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也不想问：“孤标傲世偕谁隐，一样花开为底迟？”我只是在想，当夜幕降临，月凉，风劲，霜冷，它是坚守着怎样的信念，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黑夜？

沿着后山小径下山，有一老人正挥动着锄头在刨一种开着星星花的药材，汗珠在他额头上闪光。他有些黑瘦，但看起来很健康，问他累不累时，他笑笑，每天上山都跑习惯了。临别他送了我几棵说，别看这东西苦，却是去火的凉药。我感激着他的好意，也久久回味他的话。

想起每年霜降之时，母亲都会不辞辛苦地上山，摘下未开的野菊花骨朵，精心蒸好，晾干，分给我们姐弟几个，说是经霜打过的野菊花泡茶，可以清心明目去肝火。我曾经不以为然，觉得母亲故意夸大了它的功效，而现在终于明白了。

若将世界比此山，那么芸芸众生，岂不是这从中的一朵？花丛中自有日月星辰，不管是山上山下，都要怒放，诠释自己。人心中有天地乾坤，不管在何处，都要活着，活出模样，活出精彩！

朝花夕拾

中年白发懒得染

□ 阮小籍

男人过了40岁，就老了。苏轼说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的时候，他只是快40而已。那年，他在山东密州痛痛快快地“左牵黄右擎苍”了一回，毕竟这应该是年轻人的事情，所以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老夫聊发少年狂。”  
过了40岁的我，常常忘了自己的年纪，依旧做一些与40岁男人的年龄不相称的事情：我喜欢看《武林外传》《新白娘子传奇》和《还珠格格》，这么多年了，还是百看不厌，而且常常一个人看着笑得几乎岔气。  
我喜欢穿牛仔裤、黑T恤，从学生时代到现在，多年不变。公园里的过山车、海盗船这些游戏，儿子喜欢，我也喜欢，40岁的男人和10岁的小孩，两个人比着玩！  
逛庙会，酸甜诱人的冰糖葫芦，蓬松洁白的棉花糖、栩栩如生的糖人，我见了就走不动。我还尤其喜欢看那些耍猴的、变戏法的，常常会因为忘记了回家，还是儿子说：“爸，饿了，回家吧。”我才想起该带儿子回家了。  
都说我不像40岁，40岁的男人该怎样？应该戴着伪善的面具说着言不由衷的

话，这才是成熟？应该明明喜欢穿T恤却不得不在上班时间穿正装，这才是严肃？应该在别人吐你一腔唾沫时却还要笑脸相迎，这才是隐忍？  
有一天，在电视上看见好久不见的齐秦，依旧是20年前那种不羁模样，虽然不再长发披肩，但星星白发是那样沧桑。想起自己还是懵懂少年的时候，喜欢齐秦桀骜不驯的样子，模仿齐秦留起长发，被老校长满校园地追着跑。多么青涩的回忆，怎么一下子就40岁了呢？  
旧游无处不堪寻，无寻处，唯有少年心。  
我年轻时的另一位偶像周星驰，如今也是白发难遮。他在《西游·降魔篇》里依旧沿用了《大话西游》的片尾曲《一生所爱》，只是在歌词中添加了一句“从前直到现在，爱还在”。被柴静访问时，星爷用帽子遮住了白发，说：“到了这个年纪，懒得染了。”  
懒得染了。每个男人，走到中年，走向老年，只要爱还在，梦还在，就是从那个少年郎。



似水流年

鬓微霜 又何妨

□ 武尤

记得我的母亲还不到50岁，头发就白了许多，常让我帮她染黑。染完了她就继续忙农活、忙家务，并不因此惊心落泪，而我当时少不更事，对白发更没有感悟。世上那么多活儿催着人干，那么多花儿等着人欣赏，那么多梦急着去做，区区白发算什么？  
但是小说看多了，好像白发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。什么“此翁白头真可怜，伊昔红颜美少年……宛转蛾眉能几时？须臾鹤发乱如丝”——且慢，白头很可怜吗？还有那首著名的《白头吟》：“白头吟，伤离别，努力加餐勿念妾，锦水汤汤，与君长诀”，有了白发居然就要“与君长诀”？  
于是对白发开始有了一点恐惧，但是想想，我距离白发暗生还有几十年呢，遥远得仿佛下辈子的事儿。  
没想到“时光如箭日如梭”是真的，这么多匆匆忙忙，上班、结婚、生孩子，偶尔有闲情逸致看几页书写几行字，时间就这么不知不觉“嗖嗖”地过去了。  
那天“当窗理云鬓，对镜贴花黄”，忽然发现一根白发探头探脑，毫不犹豫拔掉，但是拔的时候一不小心殃及无辜，连带一根黑发也捏在了手里。看着一根黑发和一根白发对比鲜明，心疼得像丢了一笔钱。拔完一根白发，怎么还有霜色若隐若现？拨开鬓角，不

禁倒吸一口冷气，岂止一根，至少十几根白发夹杂在黑发里，触目惊心。  
对着镜里白发，忽然一下子呆在那里。半生的事忽然纷至沓来，在脑子里幻灯片一样播放；考试的紧张、踏进大学的喜悦与茫然、第一天上班的忐忑与不安、爱人送我的第一束花、穿着婚纱的我、父母在婚礼上掩不住的黯然、生孩子时排山倒海的痛，听到孩子啼哭心里说不出的安慰、她叫妈妈时的甜蜜与惆怅……仿佛白发是一部时光播放器，凝聚了一生中所有的刹那。  
女儿看我呆呆站立，赶紧问我怎么了，我拨开头发让她看：“你看，妈妈老了，有白头发了。”没想到小丫头对我的伤春悲秋不屑一顾，忽然蹦出一句气势磅礴的诗：“鬓微霜，又何妨？……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！”这不是大文豪苏轼的词吗？她什么时候学会了？  
说得真好。鬓微霜又何妨？有了白发又怎样？时间将我的黑发染白，但并不代表我的精神也将迟暮。我已入中年，将来还会步入老年，但我的脚步会更从容，我的心胸会更开阔，我的思维会更成熟，我的精神会更坚韧……  
别再说鬓微霜，就是鬓全部成霜，又怎么样？那都不是事儿！

醍醐灌顶

再不改变 我们就老了

□ 刘希

做了20多年公务员的姑父，突然做了一个让全家人大跌眼镜的决定：辞了公职，下海经商，这疯狂的举动让我们一度以为他是精神上出问题了，找来心理医生给他医治，确认他精神正常后，又苦心婆心开始劝：现在很多人都在挤破脑袋抢这个铁饭碗，公务员工作体面，不操心，商场如战场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言语中，大有劝君浪子回头之意。  
姑姑更直截了当：“都快退休了，放着好端端的工作不做，非要去趟那趟浑水，你这不是脑袋进水吗？”姑父却很坚决：“我做了20多年的公务员，一直在同一个岗位上，这份工作闭着眼睛都能做，一点新鲜感也没有。我都快50岁的人，让我有点自己的追求行不行？做生意是我梦想，成不成功我总要试一试才知道！时间不等人，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。”

是啊，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。听了姑父的陈述理由，大家纷纷开始支持他。不久以后，姑父找到了合适的项目，人也情绪饱满、斗志昂扬起来。  
想起前不久，村里一个老农民去上海听刘德华的演唱会，大家都骂他是神经病，大老远跑去就是为了见一见自己的偶像，花钱太不值，可老人却笑了，他说，有些事值得自己去做的，只有自己知道，听从心的安排，一定不会错。  
是啊，有些事不值得去做，只有自己知道。网上有则新闻，辽宁67岁老人为了实现20年前对妻子的承诺，他自制了一辆“载梦号”三轮车，他要带着63岁的老伴儿环游世界。尽管条件艰苦，路途险恶，老两口仍走过了全国29个省市、自治区，后来又开始了东南亚四国之旅。  
这对年迈的老人计划用5年时间走10万公里100个国家。骑着三轮车周游世界，这对年轻人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更别说做到，但一对老人却做到了，看着他们满足而骄傲的神情，有谁说这疯狂之举不值得，不切实际？  
有首歌里唱：“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，没有回忆怎么祭奠呢，还有什么永垂不朽呢，错过的你都不会再有。”  
是啊，错过的永远不再有，时间不等人，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，再不追梦我们就老了，再不改变我们就老了。

人文历史

刚劲质朴的东汉刑徒墓砖铭

□ 杨群灿

在乡间采风时，见到几块东汉刑徒墓砖，砖面土锈裹结，斑驳古朴，刚劲率真的刻画铭文，展示了近2000年前令人震撼的书法艺术风采。其文字内容如下：  
“无任河南雒阳髡(kun)钳何元初元年三月四日物故。”  
“无任会稽蕞张元初六年二月五日死在此下。”  
“无任南阳李髡钳元初六年二月十六日物故。”  
还有一块仅刻姓氏，只有一“王”字。  
查阅资料得知，“无任”指没有技能可供役使的刑徒；与之相对，“五任”指有技能的刑徒，能够操作木、金、皮、设色、博植五事技能。“髡钳”，即剃去头发、颈戴铁钳服刑，是五岁刑，为最严酷的刑罚；“鬼薪”，是三岁刑，男刑徒上山砍柴，女刑徒择米；还有“完城旦”，是四岁刑，较髡钳略轻，不剃发服刑；“司寇”是二岁刑，男看守，女耕作。“死在此下”指死尸埋于此地之下，古代“死”、“尸”二字通用。“物故”即亡故。

东汉刑徒墓志铭早在清末就有发现，收藏家端方、国学大师罗振玉都有相关著录，但确切的出土地点始终没有搞清楚。建国后，文物考古事业进入大发展时期，1957年，经过考古调查，确认伊滨区佃庄镇西大郊村的高地就是埋葬东汉刑徒的墓地。  
1964年春夏之交，中国社会科学院(原中国科学院)考古研究所委派汉魏故城工作队，对地处东汉时期的刑徒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考察，取得重大收获。  
刑徒墓地面积大约有5万平方米，规划整齐，墓坑集中稠密，排列有序。此次考古发掘1800平方米，发掘清理墓群522座，出土刑徒人骨架432具，葬式以头北脚南作仰身直肢式较为普遍。鉴定结果显示，死亡刑徒中，男性占98.2%，25至34岁的青壮年占49.5%，多为非正常因素死亡，表明当时刑徒所受到的迫害是极其残忍的。

因为刑徒地位低贱，所以随葬物品极为少见，但每座墓中都有镌刻铭文的随葬墓志砖，共出土823块。这些墓志砖均以不同规格的残缺、废弃城砖(完整砖长48厘米，宽24厘米，厚12厘米)随意而为。  
据专家研究，这批刑徒砖铭，是除碑刻、简牍之外数量最大的一批汉代书法资料。刑徒砖志的铭文，先用朱笔以隶书书写于砖面，再依字迹刻出。铭文均自右向左写刻，有的书法刻工相当规整，也有率意为之的，内容主要是记录刑徒的部署、无任或五任、来自郡县狱所、生前判罚的刑名、刑徒姓名，最后是死亡年份日期；每块砖志刻字不多，但却简单地记录了死者的基本情况，可谓简练草率的墓志铭。  
铭文采用隶书镌刻，刚劲古朴，华美端庄，虽非名家手笔，但其字体亦是迥然生辉，被书法界誉为精美绝伦的书法字帖，是临摹、观赏、研究书法的珍贵资料；尤其是犀利的刻刀留下的砖屑迸飞的痕迹，令人怦然心动。罗振玉于

清末购得砖志拓本百余帖，“为之惊喜，如获异宝”，称“百余砖者不异百余小汉碑也”。  
从刑徒砖铭文中得知，这批刑徒来自东汉京都雒阳周边11个州的居多，最早的年号是汉明帝永平五年(公元62年)，最晚的年号是汉灵帝熹平元年(公元172年)，前后共有110年时间。砖志铭文中标记了刑名的有408块，所见刑名共有4种，其中记“髡钳”的最多，占一半，记“完城旦”的占四分之一强。可见征集到京城服役的多为罪刑较重的刑徒。  
东汉雒阳刑徒墓的发现与发掘，丰富和补充了历史资料；为了修筑与维护京都雒阳，当时的统治者从全国许多郡县狱所征调刑徒到京都服役，为帝王贵族建造宫苑府邸、筑城修路、治水挖河，修建陵墓、太学，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。据历史文献记载，这种集中使用刑徒的现象，在秦汉时期最为突出，两汉时期稍有减少，但直到南北朝时期，官府还曾大量使用刑徒。